

自中晚唐迄于两宋,已有千家注杜的诗林壮观场面。近现代以来,材料益丰,视野弥广,杜甫研究的境界不断得到拓展。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李寿民(还珠楼主)、汪静之、冯至、冯文炳、郭沫若、洪业、宇文所安、叶嘉莹、莫砺锋等名家,将杜甫的诗歌与生平研究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

2021年底,四川大学教授、诗人向以鲜推出他的解杜之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业界和读者认可。不到一年时间,首印版即全部售罄。

川大教授为杜甫作传 《盛世的侧影》推出新版

杜甫研究中独辟蹊径的力作

日前,向以鲜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介绍,在玉露与枫叶的深秋之际,《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推出重印修订新版。在大师林立的杜甫研究领域,向以鲜说,这既是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他能站在前人的肩上,能从前辈学者的杜甫研究中汲取精华和能量,从而淬炼出属于他所理解到的杜甫世界之精华。

《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以杜甫诗文本身为第一研究文本,辅以相关历史文献典籍及近现代中外杜甫研究成果,用四十多万字描绘出杜甫与其所处时代的侧影。其中既有严肃的文献支撑,又有生动晓畅的现代表达,在众多杜甫研究著述中,堪称独辟蹊径的力作。

跨越学术文体界限的作品

在新版中,向以鲜细致纠正了首版中的笔误和排版错误,并对书中所引用的杜甫作品原文(个别地方除外),统一以清代杜诗研究集大成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为准,以使全书的叙述口吻和行文气息更为雅正。同时,书籍装帧印制方面,保留了诗人蒋浩充满解构精神



向以鲜(右)在分享会现场。

的基本设计元素,格调上则由首版的太阳金变为更为辽阔的银河灰,由灿烂耀眼变为静穆低奢,实际上也是生命形态沉淀或沉潜的象征。

日前,向以鲜举行了新版《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分享会,作了名为“杜甫的疑云”的专题讲座。在向以鲜看来,虽然杜甫已经广为人知,但其人生与写作依然缭绕着重重疑云,比如杜甫长得是什么样子,杜甫存世最早的诗是哪一首,等等。在分享会上,向以鲜表

示,自己在写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时,立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这是一部严肃的、严谨的学术著作,每条论断必须有扎实的文献支持(尤其是杜甫诗文本支持);同时,它又必须是一部读起来让人舒服安逸,让人激动让人热爱的文本,一种具有强烈代入感和现场感,跨越通常学术文体界限的跨文体实验文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片由向以鲜提供

到旧书店邂逅难得的惊喜

——读朱晓剑《我在旧书店等你》

□林赶秋

藏书家韦力先生说过:常逛旧书店,才是爱书人。此话不假。近日上架的《我在旧书店等你》(金城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正是爱书人朱晓剑在全国各地逛旧书店、旧书摊的生动记录,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各种淘书的故事和感悟。

作为文翁的老乡,朱晓剑自从到成都念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二十多年下来,俨然已是“成都通”,虽然不能像文翁那样干一番治蜀伟业,但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读书种子,爱书成癖,买书上瘾,读书无休,写书不辍,且引领自己的妻儿一道入选了首届全国“书香之家”。成都,书业自古繁盛,可谓众多书香之家集合而成的书香之城。不忙的时候,朱晓剑几乎每周都会去送仙桥等处逛旧书摊、旧书店,拿他的话讲:“逛旧书摊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而今在网上购书,即使价格便宜得令人惊讶,却还是没有旧书摊给人的惊喜多——在那里总会与好书相遇或者擦肩而过,这样的乐趣又岂是言语所能形容得了的。有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借着淘书的借口,与旧书来一次亲密并带有想象力的接触罢了。”

常逛旧书店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淘书、阅读,拓展了写作之路的长度。”朱晓剑是这样。每当写作遇到瓶颈,或者文思枯竭之际,到旧书店里随便看一看,信手翻一翻,不一定非得花钱买下一本两本,偶然跃入眼帘的一段话极有可能会触发灵感。诚如《我在旧书店等



《我在旧书店等你》。图据川观新闻

你》所说:“旧书的价值需要再认识,它们不只是承载历史,更是给当下以启迪。这段时间因写作的需要经常去淘书,常会淘到与当下所写的人和事有关的书册。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样的挖掘,很多内容可能一直都会是空白。”朱晓剑出过一本《“知”有味》,从古诗、竹枝词、历史典籍、日记等文本中打捞成都旧时饮食文化,便有许多是淘书的收获,一些前人往事经他首次拈出,果然就填补了若干空白。

除了爱淘书,朱晓剑也喜欢行脚。不仅“行脚成都”,而且走遍全国,一边参加阅读或文学活动,一边抽空在当地探旧书店、逛旧书摊。他性格温和,人

缘好,所以“在不同的城市与旧书店相遇,都会有故事,因此每一次的走访都值得期待。当然,到陌生城市逛旧书店,倘若有三两当地书友同行,更是一大幸事。恰有书友同行,才能对一个城市的旧书市场有个快速且全面的了解,仅仅依靠网络上的旧书店信息,未必准确,这种近距离的走访才可以看到各个城市的读书精神。”越来越多的书店行脚和书店记录,让朱晓剑名声远播,以致不少旧书店主动为其买单。

买书之外,书业的经营现状,也是朱晓剑留心的。《我在旧书店等你》自序云:“旧书业中的旧书店、旧书摊,在今天依然经营不易,不只是生存环境的问题,还面临着旧书来源越来越稀少的情况,从而带动了旧书价格的上涨。”事实确乎如此,而且书无论新旧,都是“超必需品”,不像衣食住行是每日不可或缺的常规消费,在这个电子阅读占据上风的时代,很多人尽管依旧热爱读纸质书,一旦看见书价太贵,也就开始犹豫甚至最终选择放弃,也是并不罕见的情形。当然,也有不少人只为藏书而买书。网上有这样的段子:“不要因为买了很多书没有读而产生任何负罪感,正是因为这些买了没有读的书让很多书店活了下来,买书读了是读书人,买书不读是慈善家。”朱晓剑显然不是这样的“慈善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旧书店的种种见闻和邂逅就累积成了这样一本有着阳光的温度和色泽的《我在旧书店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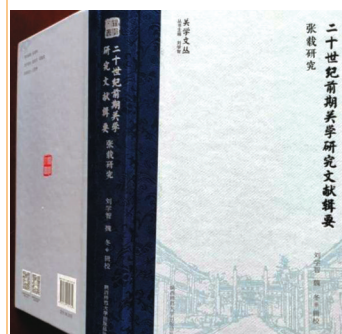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出版

关学是由北宋时期张载创立,并经宋、金、元、明、清历代发展,至二十世纪仍在关中(今陕西甘肃境内)得以延续的儒家理学学派。近年来,随着《关学文库》的出版,关学的文献整理、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由于文献分散等原因,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现代研究及转型的文献长期没有得到整理,这成为制约关学研究的重要因素。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魏冬教授合作辑校的《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三部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填补了学界对这一时期关学研究文献整理的空缺。

《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以二十世纪前期(1900年-1949年)为基本时段,从这一时期的报刊、杂志、著作中精选和撷取国内学界关于关学研究和近现代转型的重要论著128篇、代表性著作7部作为主体内容。同时又收入了二十世纪之前与此相关的部分论著,分为“张载研究”“明清关学研究与关学综论”“关学与陕西历史文化”三部,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的文献、有关关学近现代转型的文献予以系统整理,共150余万字。该书完整地呈现了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范式从古代到现代转型的历程和主要成果,为学界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依据。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在为《关学文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这三部文献辑要“集中对20世纪前期关学研究及与关学相关陕西文化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成果从侧面说明以现代学术视野和方法对关学进行研究早已开始”。《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的出版,打破了过去认为关学现代研究从二十世纪后半期才起步的认识,为进一步认识关学的近现代转型、关学现代研究的开启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出版方供图